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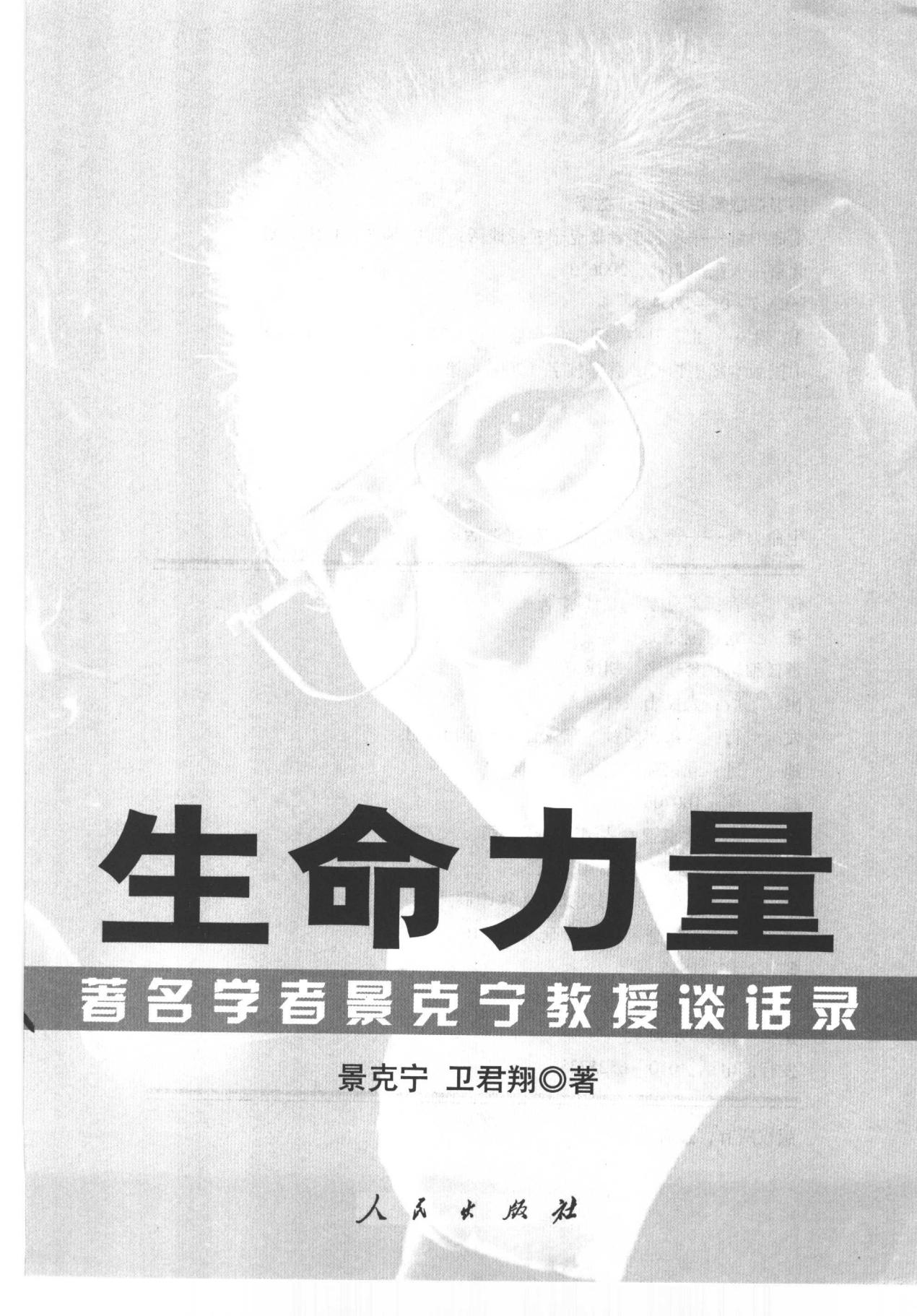


景克宁 卫君翔◎著

生命力量

著名学者景克宁教授谈话录

人民出版社



生命力量

著名学者景克宁教授谈话录

景克宁 卫君翔◎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力量——著名学者景克宁教授谈话录 景克宁 卫君翔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

ISBN 7 - 01 - 005458 - 4

I. 生… II. 卫… III. 人生观—青年读物 IV. B82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8054 号

生命力量——著名学者景克宁教授谈话录

作 者：景克宁 卫君翔 著

策 划：范爱民

责任编辑：蒋建平 胡媛

出 版：人民出版社

发 行：人民出版社 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100706

印 刷：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8.5

书 号：ISBN 7 - 01 - 005458 - 4

定 价：29.80 元

发行部电话：010 - 65257256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序

“宇宙通过空间包围我们，而我们却通过思想理解宇宙。”

——(法)帕斯卡尔

思想是人类生活的特征。

中国至圣先师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

科学家爱因斯坦宣告：“我在思想、思想、思想。”

哲学家笛卡尔坦言：“我思，故我在。”

戏剧家萧伯纳指称：“如果肉体和头脑分离可以生活，我宁愿选择头脑而放弃肉体。”

是思想引领孔子登上世界十大文化名人的首席位置；是思想引领爱因斯坦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时代；是思想引领笛卡尔创造了一派新的哲学体系；是思想引领萧伯纳步上了戏剧艺术智慧的高峰。

思想，是人类生命的统帅。

因此，未经思想过滤的生活，是不能创造价值的。而哲学提供了人类思想的过滤器，创造了思想辐射的天宇。

孔子曰：“生寄也，死归也。”昭示人的生命只是暂时寄存于人世，而死则是回归了自然。因而，人的生命从相对的生到绝对的死，只是一个匆匆的过程。

社会，是人生过程的驿站、舞台、竞技场和大战场。

一个人在人生驿站留下的身影是实是虚；在人生舞台扮演的角色形象是美是丑；在人生竞技场的角斗中是成是败；在人生大战场的搏击中是无畏或是怯懦？问题的答案是，排除了客观强势因素的作用，在主观方面，本质上取决于思想的支配。

在中国古今可以真正称为“士”的知识分子，在献身“立德、立功、立言”

不朽事业者，大都要经历生死、成败、苦乐的三大考验。生死考验人的性格强弱；成败考验人的人格尊卑；苦乐考验人的品格优劣。答案依旧是，在本质上仍然取决于人的思想中枢的支配。

思想是我生命的杠杆。我的一生经历了生与死、成与败、苦与乐的严峻考验。在生死考验中，我浴火涅槃，笑傲死神；在成败考验中，我花甲而立，耄耋攀登；在苦乐考验中，我搏击炼狱，苦海乐生。我之为我，其力安在？结论是：“我思，故我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生命不息，思想常青！
请思想吧，思想能引人入胜。

这是一本未经事先策划和刻意经营的书。书中所涉内容，大都是我和作者二十余年来随意即兴或偶尔接触的命题。作者是卓有所成的新闻工作者，是我25年前重返大学教坛的首届毕业的学子。他资质不凡，求知心切，沉浸书海，或默而识之，或躬亲求教，因而毕业至今和我亲密无间，已成为我家族的一员，自然是我文化沙龙式的客厅的长时参与者。在谈话中，对问题的探讨是朴素的，自然的，率性无忌的。尽管如此，所涉命题的论证，却自然经过思想的过滤。未曾想到的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的毋甚高论的一得之见，却像吉光片羽，照亮了作者的思想。落在作者心灵的沃土中，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终于成活为一颗绽放着知识之花的思想之树。

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对此，我当然是万分欣慰的。但我并未奢望本书能予求知者些许的启发，这只能由读者判断与评估了。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本书每章话题后的“谈话感悟”篇，确是本书精华之作。如果说，本书谈话实录是我思想的结晶，那么，“谈话感悟”则是作者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是很值得细读和品味的。

景克宁

2005年10月于第三次癌症化疗病榻上的絮语

致 读 者

我坚信此书对于生活的价值。

书中为我们提供教言的人，是国内知名的景克宁教授。

他是一位学者、思想者和生命的强者。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靠思想在生活；不过不是深居书斋，而是在社会的风暴中几经历练，因而更懂得生活的意义，深谙生命的真谛。

他是信仰法则力量的人。凡是与教授接触，抑或听他演讲的人，无不感受到，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为人们开启精神中的新领域。

我有幸遇到教授这样一位智者。

记得当年教授刚从上海回到运城高专执教时，他早年的学生、著名电影大家吴贻弓在给教授的来信中感叹说：“运城的学子因先生之祸而得福了！”

命运使我们师生结缘。在过去岁月里，能得到恩师不倦的教诲与指点，我深感幸运，为生命中能有这样学识渊博、思想深邃、人格高尚的人为师而感到幸福和骄傲。

教授的谈话录，其实是他的精神自传。

他的谈话语涉万象，倾吐自如，随物赋义，是大写意的自由片断。有时不乏以唱叹之笔出之，言论感发，寄意深远，大有屈子倚首问苍天之感慨。真可谓：“人有病，天知否？”（引毛泽东诗句）

教授热爱青年。他一生的大半心血是献给了青年人的事业。他坦言：“不论历史曾经陷入怎样的迷乱，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从荒谬中清醒，让后世之人警钟长鸣，我们就不幸也有幸，我们虽然受苦却有价值。”语中内涵着一位与国家和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苦情，这是何等的襟怀和境界！

我作为教授的学生，毕业迄今，积二十余年，未尝间断在恩师门下的求

知进程。其间，教授曾几次推荐我赴沿海求职，均因故未能成行，是为至憾！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在长期聆听恩师的教言中，紧紧地抓住了一些被发现的东西，并用心笔记，或是在事后追忆整理，以至于稿本盈筐，蔚为大观。

教授充满睿智的谈语，那是一个精神的勇者，在穿越炼狱之门后用思想凝结而成的智慧颗粒，内涵关系宇宙人生的生死学问；我不敢把这样的启示自秘，而要将它作为命运之言，真诚地奉献给读者。

在与理性的东西日显疏阔的当今，这本书不会给你带来理财发家的秘诀，但却会赋予你人生修养与生命升华以内省与智慧。那涌动着的思想和精神力量，会唤醒你灵魂深处的睡狮，使你不会输给生活。

后附的“谈话感悟”，是我在整理教授谈话草稿的过程中，翻阅了自己过去的读书笔记，围绕论题写出的随笔片断。我很清楚，窘于功力，内中的文字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基本上是对一些经典内涵的诠释；但作为人类共同的智慧，提供给读者也并非无益。勉强算作本书的一个部分，对此我是诚惶诚恐的！

卫君翔

2005年11月12日

生命的论证

——景克宁人生述评

对于学者而言，他本可以轻松地接受众人的观点，随波逐流，但是学者却勇敢地背起了人类的十字架，在荒原上跋涉，历经苦难，为人类的精神寻找一个出路。这必然会忍受各种折磨和磨难。这是人生的炼狱，是一次再生的过程。经过了这样的洗礼，学者在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后，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打击他的灾难了。

——爱默生^①

—

(1)世界上，真正的强者，几乎都遭遇过人间的大苦难大悲剧大痛苦，然而正因为这样，方使他们的生命走向至高境界。

景克宁教授是一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

因其超众的演讲才略和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他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特别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景克宁的事迹，一度为国内传媒竞相报道。有关他的文章，可谓势若“垂天之云”，影响之甚几乎覆盖大半个中国。

景克宁早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建国初期任首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在上海三所大学任教。^②后遭遇“反右”“文革”风暴，在监狱、劳教场中度过23年苦难岁月。冤狱平反时已58岁，他宣称：“孔子说30而立，而我要

① 爱默生(1803—1882)，美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演讲家。本文题记，选自爱默生文集《不朽的声音》第54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② 1951年，华东局高教部任命景克宁为政治学教授，派往上海美专执教，同时兼任上海同德医学院、上海诚孚纺专两所学院教授。

60再立！”他重返大学教坛，在运城学院任教，继而走向社会讲坛；人生智慧、精神风采感动几代青年，赢得“全国演讲大师”之盛誉。而今受聘国内34所大学客座教授。

(2)景克宁个人的生活编年史，与他所在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分不开的。2003年11月，景克宁在社会各界为他举办的八十华诞座谈会上，即兴演讲，说：“我身处当代，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又跨越了两个世纪，是中国发展、动荡、迈进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始终是社会进步本质力量的成员。”

诚哉斯言！这是一个为信仰而受难的思想者，面对历史无愧的自我判词。

对于景克宁，虽然命运一次次使他的生命逸出常规，灾难、牢狱、死亡、癌症，无情地包裹着他的生活，但是，他最终赢得了历史给予他的等待和敬意。

(3)一般地说，是时代为景克宁提供了复出的机遇，这当然是无疑的。然而，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超越了年龄的局限，攀越上生命暮年的巅峰？又是什么力量，使他的生命始终充满青春的锐气，显现出惊人的创造力？

可以这样形容，景克宁是一块穿越人间苦难多重雾障而放射生命光华的陨石。他对生命进行了英雄主义的试验，以“人的生命力是无限的”的独特体验，给世人提供一种精神参照。

—

(4)1924年11月12日，景克宁出生于北京。其祖籍在山西运城安邑。

他的祖父景梅九^①是一位学者和民主革命者，辛亥革命时期驰骋于中国

① 景梅九(1882—1959)，名定成，梅九系其字，号无碍居士，又号铭鼎，后半生多用老梅笔名，山西安邑(今运城市)人。1894年中秀才。1899年到太原晋阳书院、令德堂(山西大学前身)上学。1901年冬被保送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902年被清政府官费派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第一高等学校。1905年秋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长。1907年日本留学毕业，获法学博士。回国后，在青岛发动船厂工人同盟会罢工。1911年辛亥革命中出任山西军政府政事部长。民国成立，旋任山西稽勋局长，当选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护法军政府参议等职。1948年加入民革，任首届中央监察委员。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李济深、林伯渠联名电邀赴京商讨国是，因病未能成行。先后任西安市人民代表、西北行政委员会参事、陕西省首届政协委员、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9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二)病逝于西安。

政坛和文坛，时有“南章（太炎）北景”^①之美誉，为一代国学大师。辛亥革命后期创办《国风日报》，受到孙中山“该报作用之大可抵十万大军”的评赞。景克宁的少年时代，就是在祖父的膝下成长的。祖父是他人生的启蒙老师。

在景克宁追随真理的道路上，对他影响甚巨的是3位在中国革命现代史上起到过非常作用的重要人物。他们是：车向忱，^②陈铭枢，^③匡亚明。^④

（5）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景克宁随祖父来到西安。当时的西安成了抗战中心。由于景梅九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关系，15岁的景克宁在家中多次见到过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和知名人士，如于佑任、邵力子、周恩来及高长虹等等。1938年秋，受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景梅九传送资料的人员指点，景克宁中断在国立七中的学习，毅然奔赴远离西安数百里的陕西凤翔县，到中共地下党员车向忱开办的竞存中学读高中。

车向忱是东北辽宁人，参加过“五四”运动。在东北时，曾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创办城市平民夜校和农村平民夜校达200多所。“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担任常委，奔波关内外，联络义勇军将领共同抗战。1935年在陕西创办竞存中学。西安事变时，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对东

① 李尤白《跋景梅九先生自书〈无碍室诗存〉》中说：“……先生之学，渊博泓洋，尤精说文，时有‘南推章太炎，北推景梅九’谚，非虚也。”此文载《山西文史资料》第55辑。

② 车向忱（1898—1971），原名庆和，辽宁省法库县人，教育家。抗战胜利后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46年9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哈尔滨大学校长，开始接收哈尔滨大学工作，将原私立大学改为公立大学。东北全境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东北大区撤销后，历任辽宁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并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③ 陈铭枢，国民革命第19路军创始人。1920年陈在粤军当营长时，蔡廷锴即在该营任排长。北伐期间，陈铭枢为国民革命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因其在19路军的历史地位，所以陈在后来长期以19路军为依托进行公开坚决地反对蒋介石的活动。陈铭枢的历史影响详见《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匡亚明（1906—1996），革命家，教育家，江苏省丹阳人。曾先后就读于苏州第一师范学校和上海大学。青年时代即从事革命活动。1955年至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复出，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1991年被任命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著有《孔子评传》、《求索集》和《匡亚明教育文选》等。



北将领进行说服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竞存中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很多人投奔延安和参加了八路军。车向忱身材瘦小,但艰苦卓绝,在西安有“东北甘地”之美称。

到了竞存中学,景克宁发现师生之间多是以“同志”相称。实际上,那里的教师基本上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由于教室容量有限,同学们晴天在露天上课,雨天则集中到古庙里。在学校里,景克宁以强烈的爱国热情,结合抗战宣传需要,编写出一个独幕话剧《伟大的爱》,自己并登台表演,在师生中间引起不小的震动。

竞存中学是培养革命者的熔炉。景克宁深得车向忱的关爱,从这位革命者、教育家的手中得到大量进步书籍。好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如《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都是在这里看到的。同时还看到,毛泽东写的《矛盾论》、《实践论》油印小册子以及从延安送来的最新革命论著。

长夜灯下,景克宁从车向忱的谈话中获得诸多教益,而他有时也帮助其他教师批改同学作业。约一年多时间,景克宁高中毕业。

(6)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学习生活,景克宁无限深情地说:“竞存没有给我很多知识,但却给了我一个进步的环境。这是根,是导向,影响都在里面。”

大地上奔腾不息的江河都有自身的源头。

一种理想、信仰的航标,在景克宁心中隐隐萌动,虽然还是一种抽象的形态,但毕竟看到了远方的光明。

三

(7)1939年,景克宁考入陕西国立商业专科学校。这是战时西安市唯一一所高等学府。大学读书期间,景克宁还兼职《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主编,专栏署名“克宁”。在这个特殊的文学阵地,结识了一大批进步的文学挚友。

景克宁的原名叫景良彦。他改名的来由意味深长。

他的祖父景梅九作为一代学人,一名辛亥革命“霹雳炮火”中的幸存者,一生勤奋著述,在哲学、文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有建树,特别是记录和反映辛

亥革命斗争经历的《罪案》一书，独显非常的历史价值。但是他在哲学思想上，却信仰无政府思潮。北京大学出版葛懋春等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中，选录了《罪案》的相当篇幅。在哲学上，已经显露出独立头脑的景克宁，不赞同祖父其及当时在文化界流行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他从国际上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巴古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各取其首尾两个字，意在反其道而行之，曰“克宁”。在后来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后，便将其笔名直接取为正式名字“景克宁”，寓意“景行行止”即景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矣。

1942年，景克宁大学毕业，即与中共地下党员杨敏、宋铮^①等潜赴延安。杨、宋夫妻俩先期行动赴延成功。由于景克宁行动受到监控，在途中被当局拘捕，后经其祖父营救，被保释出来。景克宁对革命圣地那方明亮天际的伟大向往，成了一个永恒的梦！

(8)投奔延安行动受挫，景克宁选择了新闻职业。他坚守民主、自由的信念，在国统区举笔沉痛夜行。

1943年，景克宁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欲》（西安钟楼书店出版）。此书反映和揭露一批政府官员和奸商相互勾结，不顾国难当头，发国难财而生活糜烂的腐败现实。

1944年，景克宁正式聘为《西京平报》采访记者，后因在报纸上发表了揭露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包庇贩毒劣迹的报道，而震动西安和当权者遂被报社革职。同年，他出版了中篇小说《哑巴的姑娘》^②（西安十年书店出版）。

1945年，景克宁在西安任《新生晚报》采访部主任，由于他不愿与丑恶势力同流合污，发表了一篇揭露“青年军”恶行丑闻的报道，报社被捣毁。同年冬，景克宁与李小梅结婚。新婚燕尔，他在自己家里收容、掩护从西北集中

① 杨敏，原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宋铮，是杨敏的爱人，原《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杨敏为中共地下党员，景克宁的挚友。

② 中篇小说《哑巴的姑娘》，描写的是一个妓女的苦难身世。这是景克宁采访中发现的一个真实故事。小说中的那个妓女，并不是天生的哑巴，原是一位中学生，被一个农村恶霸强暴，恶霸为掩盖其罪恶，竟残忍地用药将她致哑而后卖到城里的妓院。但她有文化，会写，最终揭露了遭迫害的真相。这部小说采取第一人称手法叙写的。据景克宁回忆，该书还未出版，西安十年书店即预定出6—7万册。

营逃离出来的革命者罗浮^①一年之久。

1946年，景克宁以上海《民权新闻》驻西北特派员身份东渡黄河，秘密采访山西晋南解放区，采访归来，创作了小说《夜归人》，在西安《工商秦风联合报》^②上连载发表。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夜归人》（西安十年书店出版）。

1947年，景克宁被聘为天津《民生导报》采访部主任，又因写下揭露国民党接收官员们的“五子登科”（房子、车子、女子、位子、票子）一文，报社被查封。

1948年，景克宁被当时北京行辕主办的《大众报》聘为编辑部主任，因在编辑中拒不标明“共匪”而被解职。

（9）1949年初春，景克宁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南京出任左倾报刊《大江晚报》总编辑。

此时，国民党军事败局已定，但为了掩盖时局真相，他们对南京、上海等国统区的新闻机关、特别是一些进步报刊实行严密控制，其惯用的办法就是“封报捉人”。事情都在预料之中，很快，《大江晚报》社长罗浮被逮捕，景克宁也在南京警察局要抓捕的“黑名单”里。景克宁幸在采访途中，闻知报社被封的消息后立即化装改道。危急时刻，南京警察局一名副局长（民革地下党员）将景克宁接应到他的办公室，被掩护起来。他掩藏一周时间，在江面上传来的隆隆炮声中，亲眼见证了统治中国22年的蒋家王朝败亡时的历史情景。

4月23日清晨，南京解放了。解放的前夜，景克宁饱蘸浓墨，振笔书写了欢呼南京解放的社论《天亮了》，发表在《大江晚报》的最后一期。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有如雄鸡一唱，一时为香港等地报刊纷纷转载。

（10）历史是岁月和真理的见证。

时空转换到2003年，这一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热播电视连续剧《江山》，剧中出现的《大江晚报》和片头上连续叠映“天亮了”的三个大字，印证

① 罗浮（1922—），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员，革命者，解放前任《大江晚报》社长。现居上海，离休干部。

② 李牧龙《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一书中记述：“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由于存在着进步派、中间派、顽固派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中，也就相应的有这样三种不同的报刊。”西安《工商秦风联合报》为民盟报刊，是当时西安最为进步的报刊之一。该报社长李敷仁是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初在赴延安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随之该报被查封。后总编辑赵燕南到天津《民生导报》任社长，邀请景克宁作该报采访部主任。

当年景克宁在信仰中坚守,在崇高中运笔的历史场景。

曾在延安时期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1946年1月为《新华日报》八周年纪念撰文,他这样评述在大后方战斗的新闻记者:“中国记者,能在重重压迫之下,把人民要知道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人民,这种经验,这种本领,则远非英美记者所能及。譬如一棵树,生长在平坦的地面上,长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生长起来,虽然样子矮小,却是不容易。”^①

景克宁艰难的新闻生涯,正是这样。

四

(11)《大江晚报》是国民党民革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创办的报纸。李、陈二人是从国民党中央早期分划出来的抗日民主派,1948年初,他们建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解放后,景克宁作为民革地下党员,跟随肩负成立上海民革筹委会重任的陈铭枢,来到还未解放的上海。一个月后,上海解放。

陈铭枢是名震中外的国民革命第19路军的创始人。

身为新闻记者的景克宁,略知陈铭枢的历史。自北伐战争以来,数十年间,陈一直是蔡廷锴、蒋光鼐二人的领导人。三人彼此相依,陈主政治,蒋主运筹,蔡主军事,刀光剑影之中,发展成19路军。1931年冬,陈为京沪司令长官,19路军随之调戍京沪。1932年“1·28”淞沪大战之时,陈力主与日军浴血奋战。后又以十九路军为依托,与李济深、蒋光鼎、蔡廷锴等人发起“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举旗反对蒋介石。在筹备会上,他以“要图中华民族的生存,就非抗日不可;要打倒蒋政权,非有革命精神不成”的言词,激励大家。

景克宁担任了上海民革筹委会宣传部干事,他从陈铭枢这位爱国将领身上,看到对于国家民族的深重责任感。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筹备举行。景克宁随从陈铭枢出入各种重要会议和场合,在上海的文化、新

^① 这段话见《陆定一文集》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闻、教育、工商各界知名人士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针与统战政策。此间，景克宁实际担任了陈铭枢的新闻发言人，陈的很多讲话、文稿多出于景的手笔。那是景克宁的一段从政经历。他在筹备上海民革工作之余，经民革上海委员会主任陈建晨^①推荐，同时受聘上海同德医学院和诚孚纺专讲授哲学课。

(12) 陈铭枢是军人，他却看重各类人才，被人称为“万流所宗”。他对风度翩翩、博学多识、有倚马之才的景克宁颇为倚重，闲暇时喜欢与景克宁在一起聊天。一次，陈铭枢问景克宁：“你怎么读了那么多书，国学基础这样好？”景克宁说：“我祖父是景梅九。”

陈颖然大悟，叹道：“嗨，梅老，南章北景嘛！梅老是长辈，你受家风的影响，咱们有缘！”

景克宁领会“有缘”二字的深意，这是说：一、陈与先祖都是同盟会员；二、在政治上都是坚决反蒋的。

1949年9月，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接着，中央民革在京召开新一届会议，陈铭枢当选为副主席。1950年下半年，陈在离沪赴任前，有意要带景克宁一并回京，并拟任以民革中央宣传负责人之职。景克宁没有接受陈的意见，倒是表明了他看中教师的职业。也在这时，董必武、林伯渠、李济深等中央领导人电函邀请景梅九“回京共商国是”。此时的景梅九身患中风，行动不便，遂征询景克宁愿否携同赴京，景克宁还是表示“乐意从教”的心愿。加之景梅九受“革命党成功，革命党消亡”的影响，爷孙俩对赴京一事也就作罢。

(13) 1950年冬季，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成立，^②著名教育家匡亚明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根据中央政府教育部的指示，该院将景克宁在内的华东各高等院校的骨干教师和民主党派推荐的优秀人才集中起来，进行马列主义和政治素质培训。一入学，匡亚明即召集各界代表座谈，景克宁的出色发言，立刻引起匡亚明的注意。学员们公推景克宁为学生会主席，并在开学

① 陈建晨，著名法学家，时任民革上海委员会主任，后任上海市法院院长。景克宁在西安国立商专读书时，陈为经济法学系教授。

② 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校址设在苏州。

典礼大会上代表全体学员发言。

匡亚明给景克宁的印象，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沉静深邃，有哲学思想，彬彬有礼，是一位学者。他没有官话，没有口号，谈话有思想，内涵深刻。他有着丰富的革命实践，理论阐述上简约明晰，充满逻辑力量，言谈风范很能给人以启迪。景克宁爱听匡的讲话，每听必有所得。

匡亚明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学，1927年以江苏团省委特派员名义领导宜兴秋收起义。先后四次被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除在华东政治研究院任职，同时还兼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党委副部长等职。匡亚明对孔子学说有深刻的研究，是党内敢于尊孔的第一人。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匡亚明有机会当面向毛泽东请教对孔子的评价。

景克宁国学知识基础深厚，同时对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也涉猎甚广，所以深得匡亚明的器重。匡多次约景克宁一同散步，交谈话题，多是出入政经史哲的学识视野。期间，匡对景说过他自己是共马列书孔孟文相伴，疾风骤雨走过来的。匡亚明敢于尊重历史，坚持真理的勇气，对景克宁影响甚深。

匡亚明在当时即强调，并在后来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办大学要依靠教师，如果没有可观的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他是极力主张景克宁投身新中国教育战线的。景克宁也有他自己的认识：知识分子应是真理的自觉载体，传播科学与理性是其天职，知识分子的位置不在官场。

五

(14)1951年冬，景克宁在华东政治研究院培训结束，即被华东局高教部分配到上海美专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他同时带三门课程：“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

那年，景克宁29岁，是上海高校界最年轻的哲学教授。他出众的哲学才华，令上海教育界一些人大感惊讶：景克宁不是从延安过来的干部，而是一个大城市里的青年记者，怎么能对马列的一套理论知道的这么多？当时的情形的确如此。在大学里，一些人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甚至还不

知道的时候,而景克宁对其理论精义已是滔滔不绝了。新中国刚成立时,大学里的政治教师非常稀缺,这使景克宁格外引人注目。饮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把景克宁引为本校的骄傲,爱重有加,以至与景克宁有约,他的人生传记将来由景克宁执笔撰写。

(15) 景克宁对于哲学的热情是意义深长的。

他是在雾重如磐的探求真理道路上,与哲学相遇的。他对列宁“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的伟大感慨,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对于景克宁来说,真正对哲学发出上下求索的“天问”,是在走上大学讲坛之后。叔本华言:“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景克宁表现了非常的沉毅,潜心于与马克思主义来源有关的德英法古典哲学史长河,博览精读,寻脉探源。在初到美专的前几年里,景克宁除了上课几乎是放弃了一切事情,包括文学创作,而潜心研究哲学。从那时起,景克宁就将哲学研究,定为自己的学术目标。至1953年,景克宁才将爱妻李小梅从西安接到上海。

(16) 哲学是一种力量。当哲学精神内化为一种生命的能量,其表现就是,常以批判的锋芒抗拒着历史的负面。

1956年,景克宁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2年第一次递交)。他在思想行动上,已将自己融入党的先锋行列,积极为新中国教育事业贡献才智和力量。1957年春,景克宁针对发生在一些基层党组织中的一个人说了算的专断现象,撰写一篇题为《朕即党对么?》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批评这种将自己凌驾于党和群众之上的家长制作风。此文观点鲜明,意思是:任何人不管你的职务多大,并不能代表党;党是领导一切的,把个人与党等同起来,当然是不对的。

然而,那是中国社会“风雨欲来风满楼”的非常时期,景克宁这篇以“比兴”手法而针砭的文章,自然招来了弥天大祸。他被错判为“右派”,并挂以“陈铭枢在上海的马前卒”遭到批判。

景克宁被剥夺了为学生授课的权利,开始新的“工作”,就是打扫厕所。起初,一些班级的学生,对景克宁这个马列信徒能成为“右派”大为不解,举